

烟台故事·祠堂探幽

西解李氏宗祠： 40亩良田换来个家族祠堂

李镇



坐落于莱山区解甲庄街道西解村中央的李氏祠堂，以其唯美设计、精湛工艺、恢宏气势，在胶东建造史上堪称经典。李氏族人以此为载体，秉承“耕读传家”祖训，赓续传承，家业千秋，令人景仰。

西解李氏家族是清代登州府“望族”之一。清乾隆十年(1745)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、蓬莱人丛中芷在《李氏族谱》序言中赞道：“国朝来登郡多望族，如吾邑大宗伯沙、福邑大司农王、海阳少司马李、宁海大司马李之四族者，其先世皆有阴德，云仍毓庆，源远流长，故伟人辈出倜傥不群……”

《李氏家谱》记载，西解李氏家族“祖籍出于滇南厥后徙居宁海(今牟平)”。明朝嘉靖年间在一世祖李松的带领下，由宁海州西门里迁此定居，开枝散叶。

李氏家族耕读传家创造了科举传奇，家国情怀铸就了世间佳话，繁衍生息到第五世李初妍时，家声日渐显赫，跻身当地豪门之列。

李初妍祖孙三代通过科考隆起了家族脊梁。李初妍和他的3个儿子、13个孙子、20多个曾孙先后获取了功名。大名鼎鼎的工部尚书李永绍就是李初妍的孙子。

据李氏家族十八世孙、《李氏族谱》第六次编修主笔李玉平先生考证，西解李氏家族逶迤而来的五百年间，仅清代李初妍及其子孙一支就考取功名206人，其中进士2人(含武进士1人)，举人11人，秀才84人，太学生64人，赐文林郎、儒林郎、职佐郎、登仕郎等45人。李氏族人通过科举入仕，有30多人做到知县以上官员，被敕诰封赠的多达70多人次。

更难能可贵并被李氏族人引以为傲的是，在所有的入仕官员中没有一人因为贪赃枉法、鱼肉百姓而遭弹劾罢官入狱。这一切良缘善果皆源于良好的家风传承。

现存于世的李氏祠堂修建于清嘉庆年间，原为族人李九龄产业。因家道中落，李九龄后人变卖家业，维持生计，被族人以40亩良田置换保留，改家族祠堂，香火绵延，传续至今。

李九龄(1777—1845)，是李氏家族第十一代，是李钧的养子。李钧26岁因病早逝，妻子曲氏以柔弱之躯撑起家庭重任。曲氏是牟平处士曲树文之女，大家闺秀。尽管家境窘迫，依然

支持李九龄进私塾学习。李九龄不负众望，未及弱冠就考中廪生。后来，由于不忍母亲含辛茹苦，他毅然放弃学业，弃笔从商，跋涉千里到北京谋生。

进京后，李九龄在一家杂货铺学徒，他凭借胶东人特有的秉性赢得了东家的信任。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，天资聪颖的李九龄在京城商圈混出名堂。后来，他结识了一位皇亲，双方议定合办“龙封”商号，对方出钱，自己出人，专门负责给宫内提供粮食等物资。

有了贵人的加持，“龙封”商号顺风顺水，财源广进。相传，李九龄曾创造一天内在京城同时开设四家当铺的商业神话。

风光无限的李九龄在积累巨大财富后，又捐得从四品官衔，被朝廷封为“昭议大夫、昭武都尉”，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“红顶商人”。

“衣锦还乡”是国人功成名就后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，李九龄也在高光时刻荣归故里，斥巨资置办田宅家业。现在保留完整的李氏祠堂，就是当年李九龄专门用于迎来送往的客屋。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“尚书府”，其实并不是真实所在，而是以李氏祠堂借代。真正的尚书府建在村北高堆上，因时代变迁，年久失修，现已衰败坍塌，掩身于历史长河，不见踪影。

据村里宿耆回忆，古辈相传，当年李九龄回乡后，斥资购买了李永绍之子李师沆修建的“十三檩”大房子(现存，位于李氏祠堂北)后，以此为中心，大兴土木，建房造屋，盛况空前。

其时，李九龄专门从北京请来能工巧匠，仿照京城官宅样式设计建造。所用木料除了派专人从东北采购外，还选用当地夹河边的优质木料。砖瓦和脊兽构件由自家建窑烧制。砌墙所用石材绝大部分来自昆嵛山。建造施工时，要求工期不限，质量至上。每日好饭好菜好酒伺候，工钱不菲，并时有犒赏。整个工程持续了数年，耗资无计。有人说，当年，李九龄返乡置业时，装载金银细软的车队，从西解村一直绵延至五里外的沟头店村，头尾相接，浩荡气势令人咋舌惊叹。

建成后的李九龄宅院，高屋建筑，古朴典雅，亭台楼阁，美轮美奂，奇花异草，争奇斗艳。置身其中，鸟语花香，令人心醉，俨然是一派天上人间美景。

有道是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，李九龄去世后，偌大家业传与后人，后人颓废，不思进取，挥霍无度，最后竟落魄到变卖祖业度日的境况。更被时人传为笑柄的是，公子哥们拿着地契，带着小方桌在莱山大集上蹲设点，将名下四千多亩土地山岚及附

着物全部贱卖。土改前夕，为维持生计，李九龄子孙欲将仅剩的客屋和“十三檩”大房子卖与他人。闻听此讯，李氏族人心痛不已，毅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祖宗家业。大伙儿凑起40亩良田置换，最终保留了客屋。后来，众人议定，将此屋辟为家族祠堂。从此，这里成为李氏族人慎终追远的精神家园。

良田换祠堂后，李氏族人每年春节都在此处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。李氏“十三支”轮值坐庄主持，散居各地的族人如约而至，鼓乐合奏，鞭炮齐鸣，热闹空前。1963年，李氏族人为庆祝粮食大丰收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。

后祭祀活动停办，没有了族人打理，李氏祠堂历经风雨侵蚀，日渐式微，几近倒塌。2017年，经李氏族人多方奔走，筹措资金，破烂不堪的祠堂得到初步修缮。李氏祠堂旧貌换新颜。是年春节，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李氏家族祭祀活动得以重新举行。

焕然一新的李氏祠堂坐北向南，6开间，西5间稍大，东1间略小(原为储藏室用)，面阔16.54米，进深7.45米，高6.12米，建筑面积123.22平方米。

屋顶为青色阴阳合瓦，清水屋脊，正脊有鸱吻，角脊有蹲兽。整体房屋为单檐五楹七架结构。大厅前脸整体为木格门窗，涂有紫红色油漆。四根明柱，柱体涂黑色油漆，底座为汉白玉圆方双层石础。中间两根明柱上镶有一副金字楹联，上联为“勋柄千古功昭日月黎庶百姓俱沐恩”，下联是“德播四方沛泽古今子孙后世皆承荣”。正门上方走马板处悬挂一块蓝底金字匾额，上书“李氏祠堂”四个大字。屋两峰及后墙皆为下石上砖结构，结实耐用。

大厅前廊后厦，石条为阶，石板铺地。进入厅内，八根粗壮的明柱杵于方形石础之上。柱体上端与朱漆架梁相接。梁架排列严谨齐整，下五架粗大浑厚，上三架较之短细。三架梁与五架梁之间镶嵌一“李”“寿”变体字，雕有祥云图案，其雕工朴拙又不失大气。大厅后墙开有后门，及四扇木格对开窗户。墙体内外暗设四柱，与前面四柱遥相对应。

尚书故里，解甲新颜。如今，集科考文化、廉政文化、家风文化于一身的李氏祠堂，已经被相关部门辟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基地，每天到这里参观学习的游人络绎不绝。李氏祠堂不仅是家族的荣耀，也是宝贵的社会财富。

(感谢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曲德顺先生提供《西解甲庄测绘报告》)

方言撷趣

余与馀

王东超

“余”为象形字，甲骨文字像树木支撑的房屋，与“舍”字同义，本义为茅屋。后“余”借为代词，表示第一人称，《尔雅·释诂下》：“余，我也。”后“余”多作人称代词，其茅屋之本义由“舍”承接。

《说文·食部》：“馀，饶也。从食，余声。”“馀”为会意字，本义为丰足，从食从余会意，表示有房住有饭吃，余为声符，亦兼意符。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简化字，“馀”简化为“余”。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，有时“馀”写作“余”是容易引发歧义的，如“余年无多”可以理解成我没有几年活头了，也可以理解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应写成“馀年无多”。

“余”由丰足引申为宽裕，《庄子·养生主》：“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也。”又引申为剩，多出来，《广雅·释诂四》：“余，盈也。”韩愈《答孟郊》：“人皆余酒肉，子独不得饱。”这个义项黄县话用得比较多，“余头儿”就是钱或东西使用后剩余的部分，比如：这钱打瓶醋还有点余头儿；你把钱全都花喽，没余下点儿嘞啊？“多余”指不必要的，比如：你真多余嘞！人家两口儿俩嘞事儿，你插什么言。“富余”意为足够而有剩余，比如：这些饭三个人吃也富余。也作“富富有余”，比如：你嘞分数这么高，进重点班是富富有余嘞；五十斤麦种，种一亩地富富有余。“余费”指用不了，多余，比如：这块布做条裤子还能余费一点儿；割布嘞时候多余费半尺；这块布做衣裳一点儿余费都没有；人手儿还有余费。有人写作“余废”，是不对的，“余”是多余，“费”是消耗，“余费”指多余的消耗，“废”为止住、废置，“余废”义不可解，当为同音致误。“余露寡外嘞”指多余的、于事无补的，比如：你别说那些余露寡外嘞；平常日儿你余露寡外嘞挺多，一来正儿八经嘞就不行喽。有人写作“余漏寡外”，亦是错误的，“余”与“寡”对，“露”与“外”对，用“漏”就没有讲了，此处亦是同音致误。

不同于现代化的面粉厂用风选机、打麦机、去石机等自动机械干法清理小麦，过去要把麦子磨成面粉，要先“捞麦儿”。即把做饭的大铁锅盛上水，把麦子倒进去进行搅拌，这时一些秕麦粒、麦糠等都漂在水面上，这些杂质叫“麦余儿”。先把麦余儿捞出来(一般用来喂鸡鸭)，再用笊篱将洗好的麦子盛到笊篱里，用抹布把麦子的水分抹干，再摊到平台上进行晾晒，晒干后才可以去“粉面”。

“余”由多出来的又引申为其他的、以外的，“余外”就是除此之外、另外，比如：余外嘞人都走吧；除儿他分嘞，你余外再给他点儿。“余”又指某种事情、情况以外或以后的时间，如业余、高兴之余，黄县人常说的“到余底”，就是指的时间维度，意为到最后，比如：到余底他也没出息把好手；他俩到余底也没成。